

霧 之 凇

Emilya Kao / 著

凍雨

下過雪的清晨，雲層依然厚重。陽光從雲縫中透出一道光線，隨即又隱於灰暗未明的天空。

似乎覺得是該醒來的時候，好不容易睜開雙眼後，才發現，我全身無力地躺在客廳的冰冷地板上，怎樣都想不到到底是發生了什麼，身體的疼痛已經超過我所能承受的程
度，呼吸漸漸變的微弱，孤獨與寒冷包圍著我。我用僅剩的力氣，也只能微微動了動手指，感到非常痛楚與虛弱的我，終於放棄了站起來的念頭。

「還活著嗎？」我想著。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轉且逐漸模糊起來，我無力抵抗，只能閉上眼又沉沉睡去。

隱約中，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：「璃，活下去……」

睡夢中，我來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地方。四周安靜又溫暖，有著柔和光線，也有許多熟識的朋友，我感到安心自在，擁有真正的自由且毫無拘束。這裡就是我的原點。一切

的一切就從這裡開始，一個真正的「家」。我想永遠待在這裡，不想再離開。

「決定好了嗎？如果妳想回來，就留下來吧。」眼前，我看不清他的臉，但我知道他是像導師一樣的人物。

「留下來後，我还需要回去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不用了，這裡是才你的家呀。」導師微笑著說。

「但，我好像還沒處理完那裡的事。」我有點猶豫不決。

「現在還可以選擇回去，再晚一點就沒辦法了。」導師依然親切地說著。

在所有事情尚未了結之前，我必須回去……

我感到身體疼痛欲裂且無法動彈，微微睜開眼後，看到天花板上冰冷的日光燈管，四周天旋地轉，我感到非常暈眩而且噁心。

「痛……」我勉強說出一個字。

看到一位像是護理師的人走了過來，雖然剛醒了過來，但可能是因為麻醉藥還沒完全退去，我並無法清楚地表示自己的感覺。隨後我又昏沉睡去。後來才知道，我在加護病房待了將近一個月，其中發了二次病危通知。

模糊的意識裡，求生的意志，對我來說，已不重要。在飄忽之間，早已像個茫然的遊魂，游離迷惘，踟躕卻步，過多的憂傷侵蝕了我的軀體，而我早已被深不見底的寂寞，漠然吞噬。

「璃。」是成的聲音，我彷彿聽見他呼喚我的名字。

「成……」我用非常微弱的聲音說著。

我想抬起手來，想摸摸成的臉，但身體的疼痛讓我無法做任何動作。在相當模糊不清的意識中，我似乎看見成逐漸飄然遠去。

「別走……」我用盡所有力氣，卻仍無法舉起我的手。

之後又暈厥了過去，不知多久。

※

※

※

十二年前，大學畢業前的我，就已考上了國內前三大銀行的正職行員。畢業後獨自帶著一個大行李箱，離開了家人與熟悉的故鄉，來到東京。

出發前幾天，我正在打包行李。

「一個女孩子，要到那麼東京遠的地方上班，人生地不熟的。留在家裡幫忙，會不會比較好？」母親說。

我的父母都是牙醫師，在札幌市區擁有數家連鎖型的牙醫診所，我的哥哥、姊姊也都是牙醫，他們都在自家診所看診，也分別負責診所的經營。可能因為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兒，家人們對我總是百般呵護，而當時的我的確也無憂無慮。

高中時我就和父母表示未來想考國立大學的商學院，以後想當個上班族，他們也都相當支持我的意願，並沒要求我要和兄姐一樣唸醫學院，或是一定要繼承家業。

「可是，我考上了夢想中的工作，當然要去呀。而且在東京耶，我也想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上嘛。」我難掩興奮的說。

「唉，說不過妳，自己決定好就好。」媽露出無奈的笑容說著。

「讓璃去磨練個幾年，說不定之後她會有興趣接手經營的部分。」大哥總是這麼務實。

時髦的二姐和我兩人則是開心地打包要去的衣物，前幾天才和她一起去了百貨公司買了許多衣物配件。

那時候的我，對東京這個大都會有著許多美麗憧憬。對於接下來的人生與工作，也有著許多的期待與美好幻想。

當時還不了解，在完美的表面之下，總有些世事暗藏著污穢、不堪入目的一面。

包覆外表的完美糖衣，的確是可以遮掩所有腐蝕與醜陋的內在。一個人想要得到他所要的目的時，不擇手段、不顧一切，一搏人生最大的賭注，甚至扭曲了原本平和正直的人性，也在所不惜。

在新千歲機場，準備前往東京時，父親對我說：「不要太勉強，受了委屈，隨時都可以回來。」

「嗯。」無法再多說什麼的我，深怕一開口，眼淚也會跟著流下。

進入管制區前，忍住眼眶的淚水，我轉身揮揮手與家人們道別。我永遠記得大家都勉強帶著笑容，還有母親用手帕拭著眼角的淚水，有著許多不捨，卻又必須放手讓我自己展翅翱翔。那一幕，直到現在都還清晰得像昨天才發生的事。

而我在東京的住處，並不是像大部分外地來的人一樣租屋，而是父母已先幫我在白

金一帶購置了一間高樓層且採光良好、視野開闊的房子。門禁也是必須刷卡及密碼鎖進出的高級住宅大樓，相對也較安全。3DK 的格局，住起來寬敞舒適，爲的就是讓我在陌生的都市，也能擁有家一般的感覺。

對一個才剛出社會的新鮮人，就在東京擁有自己的房產，這樣的疼愛的確有些過了頭，但我也深刻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。

不過，工作上就不一樣了。銀行的工作必須隨時謹慎細心，薪水較高，但也是一份相當高壓的工作。剛開始，對於工作內容及人際關係的應對，我真的不太適應。但就在此時我認識了他，成。

「歡迎我們今年的新人，璃。」到分行的第一個星期五，下班後，同事們一起到外面居酒屋聚餐，算是一個小型的迎新會。

居酒屋的氣氛相當熱絡，幾杯啤酒下肚，同事們卸下了平日在工作上的拘束，放鬆地天南地北聊天。

「聽說妳是從札幌來的嗎？」成問我。

「對。」我說。

「我老家在仙台，也是有點距離。」成說。

「習慣嗎？在東京。」成接著說。

「已經比較習慣了。」我說。

成早我二年進入這家銀行工作。他有著超過 180 公分的身高，立體的五官和帥氣的臉龐，態度總是謙和有禮。對同事，對主管，對客戶，他都可以適當地應對。有些工作上不懂的事情，只要問他，他都會很仔細地說明，不會有前輩的高傲感，他的隨和與親切，讓剛進分行工作的我感到十分安心。

※

※

※

覺得陽光有點刺眼，我再度醒來。看了周遭環境，我知道，我還在醫院。身體依舊相當疼痛，特別是腹部。我受傷了，但是，我為什麼會受傷？依然無法想起，記憶有如斷層一般空白。

「璃，你終於醒了，我去叫妳爸過來。」媽媽情緒有點激動的說。

一會之後，父親和大哥、二姐都來了，看到他們一臉擔憂的樣子，我了解到，我傷

得不輕。

「璃，現在覺得怎麼樣？」父親問。

「我怎麼了？」我問。我想知道，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「……」

大家一陣沉默。母親坐在旁邊的小沙發，轉過頭去，靜靜地拭著淚。二姐站在病床旁，從哭紅的雙眼看得出，家人們都非常的難過。

「妳在家被人攻擊了，腹部被刺了一刀。」父親儘量簡短的說。

我看了一下周圍，沒有成的身影。

「成呢？」我用虛弱的語氣問。

所有人都靜默一片，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。

「那天晚上的事，妳還記得嗎？」母親輕柔地問我。

而我只能微微地搖搖頭，什麼都不記得的我，讓現場的所有家人們更加難過。

「成他……」二姐說到一半，也被父親打斷。

「先休息一下吧，什麼都先不要想，先等身體復原再說。」父親有些無奈地說。

※

※

※

在銀行上班的期間，我從沒和同事們提起我的家境。一方面是保護自己，另一方面是我不想讓其他人因為我的背景，而對我有些既定的成見。

不知不覺，畢業也將近三年，銀行的工作總算已經上手，也逐漸習慣一個人在東京的日子。

而成在分行也是快速的升遷，短短五年，他已是課長級的職務。成相當積極經營職場的人際關係，有時爲了達到想要的目標，甚至會使用一些意想不到的方法，我才了解到，他是一位非常目標導向且事業心極強的人物。

這天的午餐時刻，同事優買了一個配色豐富且價格實惠的蔬食便當。

「優，請問這是去哪買的？好漂亮的便當。」另一位女同事涼子問。

「在附近一家新開的立食餐酒館買的，午餐還有義大利麵也很受歡迎喔。」優說。

「立食餐酒館也有賣午餐時段的便當？而且還是這麼用心配料的蔬食便當，真的很少見。」我心裡對這家餐酒館感到有些好奇，打算也想去看看。

過了幾天的午休時間，我手上拿著上班途中拿到的廣告單，到分行附近不遠的地方

找到了這間立食餐酒館。

「原來在這裡，離分行不遠。」我心裡想著。

門口已有不少人排隊，我也趕緊向前。走進店內，極簡的工業風裝潢，線條乾淨卻不過於冷冽，是我喜歡的風格。傳單上的便當內容，每一種都是品項豐富，且兼顧營養，低油低鹽的內容，一向就是口味清淡的我所喜愛的。

「您好，今天要哪一種便當呢？」店員親切的問著。

因為我肉吃得少，也不吃海鮮，喜歡有大量新鮮蔬菜。所以選了這個看起來顏色豐富，配菜也經過精心設計的便當。

到附近公園找了一個不受打擾的位置坐下，慢慢品嚐著。雖是蔬食便當，保留了每樣蔬菜的鮮甜，口味清爽卻不會食而無味。這讓我更好奇，一間餐酒館卻可將午餐的便當製作得用心又美味，實際店內的氛圍又是如何？

下班後，我到了那間餐酒館。晚間，店內時髦的氣氛又與午餐時段完全不同。推開門，間接性的照明，卻不顯得過度昏暗。店員領我到了一張小桌，並附上菜單。我仔細看過內容後，便與店員示意要點餐。走過來的，是一位身高超過 180 公分以上，但不會令人感到有壓迫感，笑容非常陽光爽朗的男子。

「您好，請問要點什麼呢？」店員微笑著詢問。他看起來有點眼熟。我想了一下……好像在我住家的大樓，也曾經見過他。

我點了餐，也點了杯白葡萄酒。細細品嚐餐點，輕啜著白酒，時髦優雅的音樂在餐廳內輕輕流動。身為一個單身女性，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可以照顧好自己的生活，也能照顧好自己的心靈。我想，我已經完全適應身為都會上班族的生活了。

週六，我準備開車要到郊區的大型超市採買。還沒到地下室，電梯門在8樓打開，走進來的男子有點眼熟。我想起，他是那天晚餐在餐酒館內，幫我點餐的那位先生。

他是原，是那間立食餐酒館的經營者。

原有些手足無措，因為自從那天璃第一次來到他的店裡，就已深深地被她優雅的氣質，與溫柔的說話方式所深深吸引，璃完完全全就是他所喜歡的類型。原也知道璃與他是同一棟大樓的鄰居，在住家的大樓內遇見過幾次。但因為當時與璃尚未熟識，也不好意思貿然地與她說話。

「不好意思，請問，我不是在那間餐酒館見過你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，妳好，我是原，那間餐酒館就是我經營的。」他接著說。

「我是璃。」我微笑著說

「你們餐廳的餐點味道都很好，我很喜歡。」我接著說。

「很開心妳喜歡，歡迎你下次再來店裡。我們是鄰居，妳又是我的客人，我下次親自做些料理招待妳。」原，他開心的說著。

「他的笑容，好爽朗，感覺是個很開朗的人。年紀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吧，餐廳經營得很好，真是不容易。」我心裡想著。

這是我第一次和原說話，短短幾句，但感覺好放鬆。總覺得，早在更久之前，我們就已認識，有種說不出的熟識感。

每週大約有一兩天，我會到原的店內購買午餐。

「您好，璃小姐，今天想吃哪種便當？」原站在櫃檯親自接待我。

「不用這麼見外，叫我璃就好。」我微笑著說。

對璃原本就有好感的原，聽見璃這麼說，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璃，在他的心中是那麼美麗的名字，在他的眼中，璃的存在就有如星辰般璀璨。從這天開始，原更加期待著每天會有璃的身影出現。

※

※

※

在醫院的日子非常漫長。面對傷口的疼痛，還有心中無數的疑惑，我依然無法完全記起當時所發生的情形。隨著我的意識逐漸清醒，成卻始終沒有出現，心裡已經開始著急。

「媽，可以請妳告訴我，成去哪了？我一直沒看到他。」我帶著眼淚問著。母親也了解我的心情，是時候該讓我知道了。

「那天晚上，成為了救妳他也受了傷，但傷勢很嚴重……」母親緩緩地說。

「成已經走了……」接著母親也紅了眼眶地說。

她緊緊握著我的手，不發一語。而傷勢嚴重的我，此時，只能無助地躺在病床上放聲哭泣。

因為我的身體還很虛弱，家人們似乎都有了相同的共識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讓我不要再因為情緒上有過大波動，而影響到身體的復原。先恢復健康，至於其他的事，暫時都不再多說了。

住院三個月後，我終於回家了。

家中早已恢復原本的樣貌，好像什麼事都未曾發生過一樣。家中的門鎖已經換新。原本應該有大片血跡的木質地板，也已經全部拆掉重新鋪過。我推開陽台的玻璃門，讓新鮮空氣流進屋內，新換的淡米色窗簾與白色窗紗隨風擺動。我坐在陽台的椅子上，眼前的美麗景緻，我已無心過問。閉上雙眼，感受到空氣的流動，陽光輕撫臉龐的溫度，與自己輕緩的呼吸，我知道，我還活著。但，也有一部分的我，早已離我遠去。

因為腹部的傷口實在太深，雖然已經出院，但身體要完全康復，的確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，是時候該練習，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。

回到，沒有成的日子。

偶而，精神和體力狀況都還不錯的時候，我會開車出門，到稍微遠一點的光之丘公園散步。

今天，是典型早春的天氣，陽光溫和地照進家中的落地窗，氣溫也較前幾天溫暖，我想出門走走。因為暫時還無法提重物，我只帶了輕便的包包和小水瓶。到了停車場，我慢慢走著。

「璃，是妳嗎？」聽到後方有人對我說話。可能是我之前遭受的事件所致，我彷彿又受到了驚嚇，身體有點發抖，呼吸不自覺地變得急促，手上的物品也隨即掉落地上。

「對不起，妳還好嗎。」原趕緊過來扶著我，深怕我再次倒下。

我抬起頭來，仔細看了他一下說著：「原，對不起，我……」我實在，不知該如何解釋。心裡的傷口，原來比我想像的還要更難復原。

「沒關係，我懂。」原露出有點不捨的表情。

「妳要開車出門？」原接著問。

「嗯。」我只能點點頭的回應著。

「方便讓我陪妳去嗎？妳剛剛的樣子，我有點不放心……」原問。

對於他的提問，我猶豫了一下。

「好。」我說。

我想，原，應該懂得，我只是需要靜靜的陪伴就好，其他的部分，目前都還是多餘的。

在心被凍雨凝結之前，

早已落失成片。

是否你的出現，還能讓我，

找回一絲盼望？